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七

明 朱朝瑛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同一即位也胡氏之說褒貶異義以為美惡不嫌同辭夫不嫌于同者謂其美惡較然如涇渭之不可淆也若諸公之不朝天子與受賊臣之立者均惡不甚相遠豈得不嫌于同故知書即位者猶書公薨志其終始

而已非褒貶之所繫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稱婦與出姜同義公為敬嬴子夫人不得不為敬嬴婦也不稱氏亦緣妾姑而畧之非貶也公之以喪婚其惡不貶自見丈夫制義欲以大禮責一女子迂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遠者四裔近亦千里諸侯之國欲放其大夫而不請命于天子安得三居而

放之晉與衛為列國而放其罪臣于衛是鄙衛而帝制自為也故書放大夫者猶之書殺大夫專責上之辭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是時晉強于齊魯不賂晉而賂齊者以出姜在齊方訴其寃也金壇王氏曰齊惠公之惡商人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蓋惡之心亦明矣今於魯之效商人者

絕不之惡不過貪于濟西之賂遂忍心犯義以助其成是以春秋甚惡夫賂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稱師救陳宋經則削宋而不書説者謂弑君之賊不宜救是已抑諸夏之國所以限南北而阻遏楚氛者惟宋鄭是賴鄭既從楚勢必及宋觀于襄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盟于宋而南北分伯之勢成楚日

以强晉遂日以弱矣使此時而不救宋則分伯之勢將遂成于此昧于大勢而失其機宜亦非義之所存也然則宋固宜救而春秋不書者何與聖人葢權之審矣陳介楚宋之間晉誠以重兵戍陳而委宋以予楚時出輕兵斷其餉道如漢周亞夫之擊吳楚閉營休士以承其獘如漢王霸之討茂建雖有所不救自可以全勝而無所失也若兩救之則力分而非所以為計且名惡而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不與其救宋也

與其救陳而已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公作斐林）

桓十五年諸侯會袲伐鄭穀梁以為地而後伐譏其疑也此則以為著其美而胡氏從之非也以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能服鄭而反遺楚禽何美之有此亦譏也葢譏其畏楚而不進也始以大夫用諸侯故稱師以著之而不書趙盾不與大夫用諸侯也上書盾帥師下但書師而義自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欲求成于秦而伐其與國非計也誰秉國政而縱其生釁如此葢趙穿欲得兵權而盾遂假此以授之此亦王衍之三窟矣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之附楚猾夏宋之弑君立君其罪等也興兵搆怨

又無曲直之分春秋不書鄭伐而書宋及若専責宋者何也以鄭之附楚因晉之受賂有所激而然其心尚可原也列國大夫並書帥師自此始大夫之勢日以强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能悔其前非深自引咎釋鄭不討又與秦平因合諸侯之師責猾夏之罪于楚則可以刷棐林之耻繼城濮之功乃不出此徒狥宋而伐鄭宜其不競于楚也

故書人以示貶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公作獆

郝氏曰盾為政穿為從子而寵之河曲違命不問伐崇狥私不禁桃園之事豈得云不知乎始謀先去自掩事成則返釋賊不討又使迎立新君以逋舊罪盾為穿計非自為計乎春秋書實而已非責備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天子大郊則以冬至魯惟啓蟄之郊耳今以正月治郊事僭天子大郊之禮矣故因其變異備書以示天戒春秋書牛災者皆在正月以僭天子之禮天之所不享也此年改卜之牛又死則變異之尤甚者宣之立不以正既僭天子之禮又忘天子之喪其罪為尤甚也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詩言豈不信哉曾子問天子郊社諸侯社稷簠簋俎豆既陳天子崩其禮

皆廢今聞喪不赴而治祭事可乎王制所言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者亦天子之變禮非所論于諸侯也況其所行者又非分之事宜天之深絶之矣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楚之志不在伐陸渾而在耀兵于王畿也春秋乃以伐戎書之非予之也秦晉遷戎實處伊洛以逼王室中國莫能伐之而伐之者乃出於僭王猾夏之人戎亂未戢而楚勢轉盛是聖人所大懼也故繼伐戎而

書侵鄭鄭與陸渾皆在王畿之側則楚之志可知巳

秋赤狄侵齊

文七年傳狄有酆舒宣十三年傳赤狄潞相曰酆舒是赤狄即狄也僖三十二年傳云狄有亂葢自是而後種類相爭部黨分立以赤衣白衣别之遂有赤狄白狄與狄而為三于是狄之勢始衰晉得以滅赤狄齊為伯國之遺數被其禍不能創之于既衰之後語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惜哉

宋師圍曹

凡伐國之事咎之則書予之亦書曹之伐宋固非討罪春秋所不予要亦宋自取之非曹之咎故不書而獨書宋之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于大事皆書之略此小事而書之詳亦聖人之

持筆春秋之大義也凡春秋所書皆以力服人之事見有近乎仁義者則姑予之葢聖人不得已之苦心非立教之本志也今以魯之大挾齊為助臨一無所恃之小莒而所以治之不過解紛息爭亦近乎仁義之事然卒不能服之至於代取其邑而莒仍弗顧此春秋所罕見故詳書之以明力服之不足恃而德服者乃可貴也聖人立教之本志在于此也曰不肯者悍然弗應之辭也與桓公之平宋鄭而宋辭平者異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臨川吳氏曰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必有所不獲於嗣君者故公子宋之邪既不能發又不以大義阻之乃為畜老憚殺之言是陽拒之而陰實假手焉者也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棺而逐其族當時固以歸生為罪首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魯之弑君可以掩天下之耳目獨不可以欺齊且出

姜在齊未嘗一日忘魯魯懼齊之見討故比年朝之朝之而猶有自危之心故至必告廟以自幸也史書之經亦書之以致戒焉

冬楚子伐鄭

自趙盾盟諸侯聖人不復斥楚凡楚君之所親莅槩書以爵傷中國之政在大夫不如楚之猶有君也三年侵鄭第遣將士慴之故書人今之伐鄭以其不服而親帥師故書爵説者謂以討賊與楚非也凡誅亂

臣而不以其罪者春秋未嘗與之以討賊楚與中國爭鄭久矣此役並無聲罪之辭何足為討賊而春秋予之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汪氏曰公五如齊惟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而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矣按齊之數被狄侵不能一報其不振已甚魯猶畏之若此者齊之高固魯之遂與行父表裏相倚陰有所挾以制之也然則藉人

之力以遂其私未有不受其制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作子叔姬

此書來逆與莊二十七年莒慶同凡内女嫁于大夫必有關於國事而後書之此以公之見止而請昏故書以示譏

叔孫得臣卒

不日史佚之也内大夫之卒而不日者多矣以為恩禮之畧者不日則無以解于得臣之有私勞者也于

是為之變其說曰得臣之卒宜日也而不日是為聖人削之以示貶則公孫敖之請葬弗許宜不日矣而反日豈聖人筆之以示褒乎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今固已來逆此行可已且以其婦來誠為越禮要非大義所關春秋特書之何也固為齊侯所聽信其欲婚也能使齊侯請之其既得昏也不嫌越禮以媚魯必能使

齊侯親魯以市德十年之歸田固葢有力焉故書其來則知田之所由歸也以叔姬亦可醜已

楚人伐鄭

傳稱楚子伐鄭陳及楚平經則書楚人者楚子以伐鄭出過陳而陳求平楚子必與之修會盟之禮其伐鄭者葢所遣之將也故書人晉救鄭不書未嘗救也趙盾身為不義豈肯以兵柄假人亦豈能遂與楚敵荀林父之師聊以張虛聲示諸侯耳故楚既退然後

自將侵陳家氏以為不書救者鄭方弒君不宜救也則九年郤缺之救又何以得書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自棐林之後不競于楚久矣況負大慝豈能復振今避楚而侵陳適以見其無能為也將何以服陳乎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書來盟與楚屈完同凡公與外大夫書及者彼此同盟為抗書來者彼自盟以明其心此特因而報盟非抗也衛之來盟以自明其為魯之心也汪氏曰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患迭相為援衛成之執僖公為之請而免之黒壤之止疑亦衛成言于晋而得釋耳

夏公會齊侯伐莱　秋公至自伐莱

前之伐莒後之伐杞皆不至而伐莱獨至者以其為齊事也强大則竭力事之猶有戒心故告廟告廟則書

書至弱小則恃威以脅之無戒心焉故不告廟不告廟則不書至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非王事而諸侯會盟春秋所不予也然與其出自大夫又不若其自諸侯矣此會大夫不與庶幾復桓文之業不至委柄于下故皆書爵以著之自是而諸侯之所親涖多書爵矣王叔桓公臨之不書非王命也公不與盟不書晉未嘗明斥公也傳稱止公于會盟

于黄父則黄父非即所會之地葢黑壤之别境公之在會若不知有盟焉者非顯然見拒如平丘沙隨之事也如以曲在公而諱之則平丘邾莒之訴未爲誣也安見其曲不在公而不諱不盟乎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聘禮賔入境而死遂也則未入境者猶可以復書至黄明其已入齊境也雖死猶將終事况疾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遂之卒宣公以援立之私不能追正其罪又不能盡遇臣之禮而爲之廢繹進退兩無所據矣葢以正合者其禮重以邪合者其禮輕亦自然之勢也遂若在者禮必日輕嫌必日積且不免于誅矣故爲人臣者貴于守正以事君也公羊氏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也夏小正亦以萬爲干戚舞吕氏以爲文武二舞之總名非是籥舞者周禮籥師所云舞羽吹籥是已凡舞必有聲以節之此非去其有聲存其無聲也武舞

在先丈舞在後簡兮之詩可証去其在後者期於速
竣事以存喪大臣之意也禮大夫有外喪而祭齊衰
則不侑不酢大功酢而已緦小功室中之事而已大
抵以喪之重輕為祭之遲速宣公亦推此意而行之
也既不廢繹又不全去樂疏之為已甚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出姜無罪與哀姜不同敬嬴逐嫡又與成風不同春
秋亦成之為夫人者大臣與之鄰國助之天子不能

討盟主不能詰既成宣公之為君豈得不成敬嬴之為夫人故敬嬴之書夫人猶之文姜之書夫人也前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敬嬴之惡亦不待貶絕而見也家氏曰八日之閒仲遂敬嬴相繼而殞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雖免于人刑不能逃天討矣

晉師白狄伐秦

晉呂相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後世結昏異域資其兵力以為用者實自晉

始

楚人滅舒蓼

文十二年羣舒疏引世本有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楚之所滅者三杜氏獨以此為二國葢誤文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諸侯之張設宜無所不備

乃以雨不克葬者必天變駭異雨甚而害於力役也不可謂非咎徵蓋出姜怨氣之所積感而有此與定公之葬亦然則昭公之怨氣為之也文姜之薨無是者桓公身處不義不足以動天也

城平陽

家氏曰左氏言水昏正而栽周正十月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書時非也按漢志泰山郡有平陽距晉甚遠以為備晉者亦非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書王正月常詞也不書闕文也君如齊臣如京師其罪自明胡氏云特書王正月以表之非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劉氏曰根牟蓋附庸小國汪氏曰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此

八月滕子卒　九月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伐陳之師以晉侯卒而即還則是未嘗伐也未嘗伐而書伐不書還葢與其伐也陸氏粲山曰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宜晉之伐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家氏曰宋非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鄭襄之立以子良讓之非歸生所立也明年歸生卒而斲其棺逐其族則鄭之不庇歸生可知特以其久握兵柄未能即圖耳春秋之所罪者在歸生不在鄭也故晉之救鄭則書之未幾而鄭復即楚救亦終無成功春秋之予人也恕雖無成功亦書以為鄭自反復非救之過也楚之書爵義已見前

陳殺其大夫洩冶

君弒皆名豈大夫殺而不名乎不論有罪無罪書爵

書名以正其終臣道也春秋以專殺為戒而褒忠之義則比事而觀亦可以見洩冶未殺則晉楚交伐之而無恙也洩冶既殺踰年而即有弒君亡國之禍然則洩冶之所繫豈不重哉或以不能見幾咎之是非所論于大臣也冶若為大臣者亦一比干矣家語載孔子之言乃後人因左傳而衍之非孔子語也是時一國所恃惟冶宗廟社稷實式憑之何必貴戚乃可諫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永嘉吕氏曰取不言我以見内無惜之之意也歸則言我以見内有欲之之意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自縊距此五十四年則此時杼年尚幼遽以權寵逼其大臣此豈崔杼一人之能必其族大勢張習爲奸害所由來者漸矣是以出而能復復而能弑也

許翰謂于此舉氏辨之早也深得之矣凡世爵不可

勝譏舉其尤非禮者書氏以譏之與書尹氏之義同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此年如齊成十年

如晉襄二十八年如楚是也馴至昭公之弔晉少姜

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卻而不納孟可

傷已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君雖無道非大夫所得弒故大夫而弒君未有不書大夫之名者胡氏惑於欒書之見削故于此強為之辭不知欒書之削葢闕疑也

六月宋師伐滕

廬陵李氏曰自宋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其見偪非一日矣按前圍不書師此書師者以圍之未服又益兵以攻之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稱諸侯之師未必諸侯親莅之稱人亦人大夫耳家氏曰楚莊北向而爭諸侯晉人畏縮不敢犯楚惟伺其去釋憾于小國縱能服之能保楚之不再出乎夫剪募鋤兇伯政所最先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内有所嗛置而不問今郤缺為政又不能治陳之弑其君者而以討賊遺楚徒率三國爭鄭晉自是愈衰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汪氏曰王室來求之書止于文公來聘之書止于宣公錫命之書止于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蓋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于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唯石尚以歸脤書自是而天王之名號不見于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鄭漁仲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乃邾都非此繹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
國佐來聘
嗣子未踰年則稱子此書齊侯譏其未踰年而即位
也郝氏曰魯數往而齊一來魯君往而齊臣來齊倨
而魯恭也甚矣
饑　楚子伐鄭
自閔二年鄭棄其師而後鄭日疲于奔命至此數年
遂南北兩屬惟其來者從之乍楚乍晉不能自立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前年冬楚子伐鄭傳稱晉士會救鄭敗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今年春楚復伐鄭及櫟諸侯之戍並無一人禦之則知其戍鄭者為偽言非實事也故鄭子良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以晉之無信故救鄭戍鄭皆不書而辰陵之盟無貶辭非予楚也以媿晉也若討逆之舉陳侯因盟而請則有之楚之志不在

此也故入陳之時陳侯在晉大抵不得于楚乃謀之晉耳楚以陳之即晉恐晉之遂得陳也于是伐而入之少西氏之討特假以為名耳非為此而盟春秋何為予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莒近于齊狄近于晉陳近于楚故齊之伐莒晉之會狄楚之伐陳皆以壤地相接欲併而有之也其志同而齊晉無名反不若楚之有名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羅氏倫曰討賊非楚子之志也故曰楚人入陳則楚子之志也故曰楚子楚之伐陳初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乃入陳而縣之微申叔時之言陳遂亡矣是紿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陳靈者也寧與行父致陳靈之弑者也今殺徵舒而納二人于陳討賊者如是乎此葢二人奔楚誘楚子以利因假討

賊以遂其貪故楚子德此二人而納之也分其功于下而專其罪于君春秋之權衡審矣按經書入陳明係以日則先後之序判然傳稱入而後殺與經異者大抵前軍先入遇徵舒而殺之次日楚子乃入也胡氏謂與其討賊故先書殺不應書日以別之矣曰以別著其實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楚縣陳而不果故止書入入鄭而不傷故止書圍胡

氏以入陳為討賊而從末減猶可以圍鄭緣入陳而同論則不可當時歸生之死久矣族已逐矣鄭襄無罪已與盟矣楚何嘗討賊而亦何賊之可討乎楚之圍鄭以其背盟而徼事于晉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李氏曰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已服楚無及于事故不書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之滅國多矣何有于蕞爾之蕭蕭即不殺二囚楚亦未必遂舍之也其志不在蕭而在乎宋也宋陳鄭為楚所必爭陳鄭既服勢必及宋滅蕭者先去其輔也宋即不救蕭亦必不免於伐矣趙氏曰觀今日滅蕭之舉則前日之復陳服鄭果真情乎亦以陳鄭之祀未易絶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新城之書同盟不與大夫之主盟諸侯也此書同盟

不與先縠之違命喪師而主盟乎大夫也主盟者貶而人之則與盟者亦從而貶矣不然恤病討貳固盟之善者待其不實言而復見惡焉不已晚乎觀其人而即知其不實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之伐陳人皆以為踐盟春秋于衛書救陳以見伐陳之失既以救陳與衛衛疑于無罪又貶而書人以見背盟之非然則為宋計者先恤其病而後討貳陳

可服也騶馬伐之陳有辭矣為衛討者正告于晉身任服陳之事則宋師可止也而後以實告陳陳必見聽若不我聽則伐而不救我亦不為負約矣騶馬救之無益于人有害于已亦君子所不為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臨川吳氏曰十一年伐莒稱齊人此稱師甚其恃强以陵弱也

夏楚子伐宋

廬陵李氏曰宋鄭皆中國之要樞楚有事于中國必自鄭以及宋成敗宋于泓穆弱宋于厥貉莊之興則挾鄭以侵宋至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公作螺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達之救陳以抗大國其罪未至于死也衛之君臣不

能自明其曲直以說于晉乃聽其自縊是非逹自殺衛之君臣殺之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楚伐宋不救是不恤病也惟伐鄭以為討貳不待貶而惡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書圍所以惡楚亦所以愧晉也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其志必于服宋也宋即不伐陳豈能免哉不責

晉之不救而徒責宋之妄動亦未審于當日之事勢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季氏曰魯與宋鄰楚人圍宋魯有剥膚之患歸父會齊侯謀禦楚也齊侯不任其事歸父所以會楚以求免與按此會為楚事亦綦重公不自行而使林父非所以畏鄰戒也故書以譏之若大夫之會諸侯始於桓十一年柔之盟折其來遠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之將圍宋也使申舟聘於齊亦使公子馮聘于晉則齊晉之不出而禦楚非不能禦也蓋貪其厚幣惑其甘言自以為無患而魯謀不省宋難不救不知魯宋即楚楚且弱齊并弱晉矣憑陵不已憂在王室伯宗賢者乃亦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所謂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者乎平稱人者穀梁氏以為衆辭是也楚

自去秋圍宋吏四時而不下上下主客至是俱憊故平者衆志也公羊氏以為貶辭非也暨齊平併不稱人而但舉國號又何以為説陳氏曰外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文九年陳及楚平宣十年鄭及楚平皆不書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亦不書至是始書之蓋楚莊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之薦居中國久矣能化其習俗歸于禮義上也不能則驅之塞外以其土地還之天子次也又不能則討其罪人而已滅之而取其地則亦不減於狄也又何以罪狄故凡滅國而以其君歸雖狄亦得書爵將尊而稱師沒其功也

秦人伐晉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已七年秦始報晉而不藉他國之助似乎曲不在秦春秋貶秦桓而人之者以

戒報怨之無極也且䁥其滅狄乘虛而進亦何足以服人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札子其字也捷其名也王大夫卒則稱名生則稱字例也公羊以為長庶之號穀梁以為當上之辭皆失之鑿以王子殺二大臣不待名之而後著其罪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公作牟婁

歸父雖會楚子念楚之終不可從也蔑復與高固為

此會以謀楚耳度齊不能乃有從晉之志矣大夫與大夫會始于承筐胡氏發傳于此誤也

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則稅畝爲過藉也其過藉奈何古者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今履畝而稅則不分田萊皆概稅之中地下地亦準此以推是二十而益一也杜氏謂公田之外復十取其一竊恐變法之初未必驟加至此

冬蝝生　饑

周之冬乃夏之秋此時虫生亦為未害故上書蝝生下即書饑左氏曰幸之者亦猶公羊氏之言幸之以為宣公税畝而遇天災宜于此焉變而復古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是時最横者莫如楚晉不敢問而窮武于狄狄患稍弭而楚氛日甚矣南北分伯其勢漸成晉實恥之而逞威于亡虜之餘以文其弱故獻俘于王請𣪊冕以

命士會晉國榮之春秋沒其名而書曰人所謂求名而不得也李氏琪曰齊桓舍外以事內畧近效而圖大體故縱狄而不為懦晉景捨內以事外匿大恥以求徼功故滅狄而不為武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楚語曰榭不過講軍實宣王會諸侯于東都為榭以講武後人即其地而作廟焉故曰宣榭以有中興之功故得不毁也火何以書慨中興之盛蹟竟淪于灰

燼也稱成周非王城也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洊至今特以大有書見天之好生剥窮則必復也但當盡人力以副天意耳後此不得再書未免感慨係之于此則未有所譏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以為謀楚是也伊川文定以為謀齊非也前者魯與楚會宋及楚平諸侯駸駸南向故為此會以固之使郤克徵會而後見笑見笑而歸請伐齊晉侯未之許也既會而齊侯不至故執其使非為克也既會之之後郤克為政伐齊之謀葢始于此會時何嘗及之書同盟者晉不足為盟主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春秋書弟皆譏也兄弟之間自有大中至正之道私

昵之過或激為害惟鄭語未見其害耳齊年衛黑背陳黄秦鍼陳招衛鱄之屬皆以私昵之過而害生焉故書弟以譏其私也衛縶宋辰大抵類是已若宣公之於叔肸與之財而弗受與之禄而弗食雖欲私昵之不可得也亦以弟書者見宣公之忍于惡視而獨加恩于叔肸也書弟以卒而生平一無所見又可以見叔肸之不義其君不為用事而終自匿也書叔肸與書季友仲遂同生而賜氏之説為是叔肸辭官以

遂已志受氏以釋君疑也諸侯大夫皆稱名以正其

終雖賢無書字者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郤克以見笑之故請伐齊而晉侯弗許此則親行者

斷道之會齊侯不親晉侯已怒之矣郤克又初得政

必以取威定伯鼓動其君于是討齊之無禮役君以

快其憤也

公伐杞

前者杞兩次來朝兩次被伐今久不朝則又伐之大國之于小國狡焉思啟其封疆伐之不患無辭也初不伐而末年乃伐之者恃晉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穀作繒

諸侯内被弑外被殺無不書名者不論有罪無罪也鄫子不名傷未及死也故曰戕康誥戕敗人宥小雅曰子不戕注戕殘也皆不以殺為義此葢盜賊之事而邾實使之故不書盜而書邾人甚惡邾也三傳皆

以爲殺則春秋必當書殺書名矣義苟不合于經寧違傳而信經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楚自趙盾主盟而後春秋既槪爵之又安得不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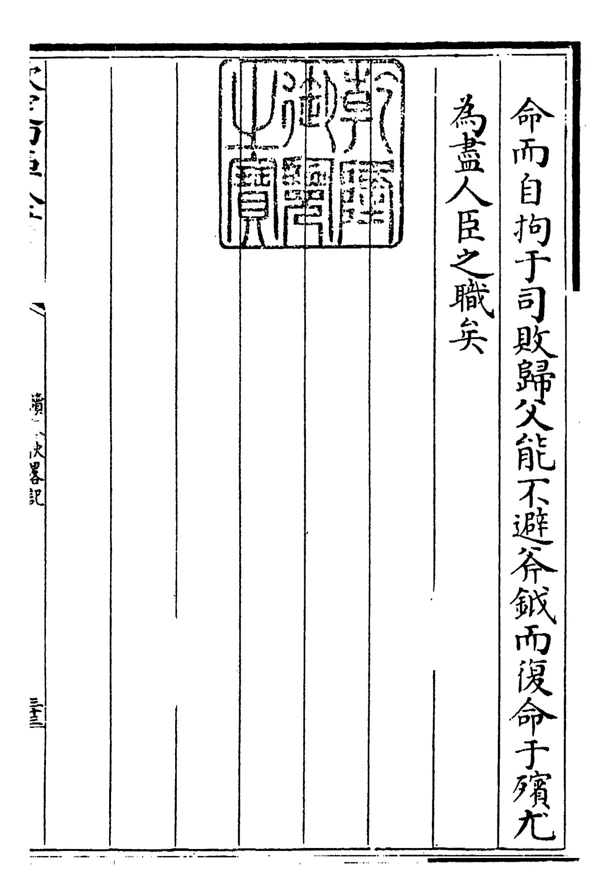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凡倚外援以除内逼苟非其人未有不至於大亂者

袁紹崔胤之事君子以爲永戒也歸父欲以晉人去

三桓此致亂之道春秋書其事終始無貶詞則未有此謀而行父誣之也觀其奔也不於晉而于齊可知已左氏信以為實誤也季氏曰魯之于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心腹時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行父忌其有寵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兩疑之地不待公薨而歸父危矣汪氏曰公孫敖書不至而復此塈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書還自晉此能達君命而畢使事者也然楚滅若敖氏箴尹克黄使于齊歸復



命而自拘于司敗歸父能不避斧鉞而復命于殯尤為盡人臣之職矣

讀春秋畧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史映絲

讀春秋畧記卷八

明 朱朝瑛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鄭氏詩箋引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禮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出匹馬

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二說違異而詩箋所引詳見漢書以為殷周古法然詳攷之古尚車戰故車多而卒少後世以奇取勝漸汰車而崇卒竊疑禮注所引盖古兵法而詩箋所引乃後世之變法耳故革車三百虎賁三千武王所以伐紂也言士而不兼徒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周公所以膺戎狄也言徒而兼士也是周之初制以三十人而奉一車也周禮五伍為兩兩者亦因車

以為名也以二十五人奉一車與三十人之制不合葢以二十五人為正卒而五人為游闕故畧之耳後世用徒漸衆一車之卒至七十五人其法之變不知所始大抵起于周衰也管子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䟦制也齊桓之時古制猶存至晉荀吴大鹵之戰毁車以為行而李靖對問云荀吴雖舍車而法在其中曹公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又守車一隊炊子守裝廐養樵汲共二十五人攻守二

乘凡百人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由是言之晉法攻車一乘徒必百人司馬法不言守車要自必不可省則合四丘而百人每丘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即丘甲之法也其法未必始于魯而魯之先世未有行之者至是行之故書曰作譏變法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內大夫特盟諸侯自鄟丘始鄟丘之盟齊侯貪賂也今則視為固然晉侯亦安之矣家氏曰中世以後諸

侯之大夫多自結于伯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于晉者也君常見疎于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制其君此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桓王伐鄭書王故不書敗劉康公伐戎書王師故不嫌書敗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前年衛既從晉伐齊則齊之伐魯勢必及衛衛出師以禦之可也不量彼已輕于一戰以致喪師辱國春秋所深戒也故以良夫主是戰而書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書會戰而首郤克是以郤克主是戰也傳稱魯衛乞師于晉而以晉主是戰者魯以北鄙之侵衛以新築之敗猶有名也若曹則役于大國者也郤克以救魯衛為名實因一笑之故而殘民以逞故以之主是戰而罪之也穀梁謂晉魯衛曹同聘于齊齊並辱其使此特因郤克而增飾之未必有之事也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卿非元帥不書書魯而卿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三家之勢危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欲盟者齊也及以四國及之晉貪其國寶魯衛貪其侵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石氏曰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以取之自晉也八年齊復取我田以晉言歸即書曰歸以歸之自晉也晉取之晉歸之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由此觀之不自强而恃人未有能長利而無患者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伐齊之師未息而衛已受楚之侵魯已受楚之辱晉

竟置之罔聞豈其力竭于伐齊而無以制楚耶是楚

無刺一虎之勞而有獲兩虎之功也晉之為謀亦拙

矣不能和齊以抗楚乃逞一朝之忿啟無窮之禍昔

宋之圍猶歷時而不下今弟侵之而即服昔宋之會

猶以魯臣會楚君今以魯君會楚臣天下事尚可言

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昔日四卿並將以逞其雄者今日安在其不能以一矢加楚固也即出而莅盟諸國皆以大夫而魯獨以辱遺君父為魯大夫者亦大可媿矣事已至此公一出而保境息民亦勢之不得已也春秋因之以公主是盟而書公及不與楚之主盟也前此楚盟諸侯不過陳蔡鄭許而已今從之者十一國而蔡許竟以矣

位不得比于諸侯楚之悖鶩至此極矣從之者其罪不待貶而見既以公主盟疑于從權而恕之也故貶而人之以著其罪人諸國之大夫亦所以譏公也公不能自强于平日弭衅于未萌至于不得已乃媚楚以求免又誰咎也哉春秋公與諸大夫盟而書人者二翟泉之書人非貶也大夫之名原未著也此書人於大夫著名之後則為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誠有志于諸侯宜移伐鄭之師於楚侵衛之日令楚已滿志而去乃摟諸侯于從楚之餘以伐鄭諸侯豈復有鬬志宜其敗也春秋自大夫主盟之後不復人諸侯故宋衛之君雖背殯而從戎亦得稱爵以宋衛之稱爵知稱爵之非褒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稱新宮不稱宣宮者公羊氏以為不忍言是也以災

故不忍言也常事而得禮不書此變事也雖得禮亦書祔廟之際改塗易檐故曰新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汪氏曰僖公使公子遂拜濟西之田已非正矣況躬朝于晉以拜賜乎甚矣魯之不振適足以納侮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與許共事楚而許乘楚車比于楚臣故鄭侮之而

責其事已自處之不可不慎如此然鄭之奔命于晉楚者無寧日其所以自處者何如妄欲圖人而不知自儆何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之不服固不樂于税畆丘甲之政亦知晉令之不信尚有所覬望也是年齊侯遂朝于晉歸田之謀伏於此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家氏曰楚方躪藉中原晉不圖其逺者大者既滅潞氏甲氏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故春秋屢書以著其惡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欲藉魯衛以致諸侯而魯之交疎不如衛之交密故既聘于魯又因衛以要之良夫之來猶宣七年之故志也同來而不同盟尊晉使也不同盟而同及衛

使亦為晉來不可以獨緩也據事書之而晉之惟恐失魯與魯之惟恐迕晉俱可見矣

鄭伐許

鄭舉國號闕文也同一伐許不外之于前不外之於後獨於此焉外之決非春秋之義也以一年再伐為甚惡則明年又伐而且忘喪其為惡也益甚何不外之而反爵之夫忘親之罪比事可見不待書爵既外之忽爵之何書法之違惑乃爾且隐四年宋陳蔡黨

弑逆之州吁而再伐無罪之鄭非此所謂大亂之道也
春秋不外彼而獨外此何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
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高氏曰公連歲如晉以嘗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孔氏曰魯有二鄆文十三年城諸及鄆此東鄆也成
十六年傳晉執行父公待于鄆此為西鄆即今所城

是也趙氏曰西鄆近齊魯旣得汶陽故城鄆以為固

鄭伯伐許

喪旣踰年雖未葬亦得書爵與内之書即位同三年伐鄭書宋公衛侯是也喪未踰年雖旣葬亦必書子以其未即位也僖二十五年盟洮書衛子是也此未踰年而書爵者鄭襄公之志在伐許悼公自以繼父之志不嫌越喪而從戎為盡子道也不知父之所為不義則為之子者在於幹蠱若復濟其惡以甚父之

罪不可以為子特書爵而不書子明其非子道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臨川吳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公以叔姬與之至是四十四年杞桓夫婦年皆六十矣姬乃來歸必非被出大抵以無子故願避位而歸魯也觀其來歸則杞桓來朝先言之既卒則杞桓復來逆其喪其情事可見矣雖與郯伯姬同書來歸比事以觀善惡自別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戰鞌之次年齊侯巳朝于晉此年荀首如齊逆女盖釋怨而結婚也僑如會之蟲牢之盟成於此矣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書同盟者晉不足為盟主也昔年宋被楚圍歷四時而不救晉何徳于宋宋而受盟可謂恭矣一辭復會

遷命魯衛伐之何足以服諸侯乎至于王喪不奔不

臣之罪比事自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之廟盖追論其微功而立之也故當時謂之世

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夫魯公亦為始封之君故得有世室武公何為者

哉歷世十一而復立之於禮絶無所據春秋不謂之

世室也此年之立昭十五年之有事始終謂之武宮

而已左氏此年傳以武宮為立武昭十五年傳以武宮為武公廟大抵初立之意本為峯而立武後恐見怒于齊晉因以祀武公而沒其立武之名也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兩聘晉盖齊已結好于晉故魯之事之惟恐後於齊也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衛之侵宋晉伯宗夏陽說在焉則魯之侵宋亦必與晉師會春秋獨書魯衛者昔魯衛從晉伐齊致被楚患而晉不救今命伐宋使能以大義諭止之晉無深怨于宋亦無辭以責魯衛之必行也遽為與師罪專在魯衛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二年楚伐衛今年又伐鄭喪其惡不待貶而見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鄭書侵蔡則不書善晉之救而成之也伐鄭書救蔡則不書惡楚之伐而黜之也文宣以前天下尚能黜楚聖人因而黜之故其詞直如書國號之類是也文宣以後天下不能黜楚聖人以意黜之如不書救之類是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天之示譴不享其僭也正月而供牛乃天子大郊之

禮非魯啟蟄之郊也許氏必求其事應則鑿矣

吳伐郯

吳本天子同姓以其自王一方當時號為蠻夷春秋亦因而外之夫以楚暴橫已得比於中國而書爵乃於天子同姓不稍恕者諸侯之所進春秋亦進之以著世道之變不可復回諸侯之所外春秋亦外之以見人心之正猶未大失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鼠食牛角者再天之示譴不啻諄諄告之矣不知戒而猶三望望亦天子大郊之禮也雖以五月行之亦猶宣公之正月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再伐鄭而晉再救之從之者八國亦能囚鍾儀于軍府楚可以稍懲故再書救以善之晉於是不媿為主盟矣猶書同盟者汶陽之歸晉之信義不可知將

無以責諸侯之反覆同于泯泯棼棼而已故書同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僖三年徐取舒為齊撓楚也

春秋于徐則人之於吳則國之者徐能自效順于中國非由招致而來吳則動於晉之利誘非其自能效順也晉藉吳以制楚卒之楚罷而晉亦不競後之人猶踵其遺事欲以蠻夷攻蠻夷自謂萬全之策然未免釀禍於無窮用之豈可以不慎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春秋大夫外交强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晉黨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前此取濟西及汶陽田出于晉命矣不書使來言此特書之見晉卿之一言重于三軍而不敢拒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之從楚久矣文公十年郤缺入蔡而不能服也今復加兵聊以報楚之伐鄭而已亦無志于聲其罪而服之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宗子父母既歿已躬命之故稱使外納幣不書此書之猶之書媵書致女皆所以録伯姬伯姬賢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所載較史記近實然莊姬譖殺同括不應併廢其子意當時欒郤為政追論靈公之賊而殺同括如鄭之斲歸生棺而逐其族也趙武以莊姬故得免然以罪人之後廢不得立故以田與祁奚迨三郤誅欒書歿始以韓厥言而復之左氏詳其始末故並載於此非一時事也書國殺而不去其官以弑逆之罪不在後嗣廢之可也殺之不可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不卒以書國不可不書國又類于未嫁也杞叔姬非出也故卒之而仍係之杞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家氏曰不能制楚而反伐鄭不能制吳而反責郯晉之君臣亦無能甚矣按齊邾稱人微也晉繼吳而伐

鄭不待貶而惡見

衛人來媵

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伯姬歸宋而三國來媵則為十二女矣白虎通曰天子一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宋以先代後得用王禮非逾制也如其逾制春秋書之適足以累伯姬非所以彰其賢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書杞來逆則是杞志也叔姬歸魯原非杞伯出之故

其卒也仍迎喪以歸杞一出一入苟順私情未合於禮然觀其出也不使大夫將命而杞伯親之其卒也不使大夫逆喪而杞伯又親之則姬之見重於杞伯者可知或者有所推舉而托詞避之如晉趙姬之讓季隗者故可重也春秋詳書之葢賢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汶陽之歸不可信蒲之盟又可信乎不待鄭之叛莒之潰而知晉之不足以主盟也故書同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故好賢者人之性也妬賢者人之欲也今試譽一賢者于人之前如其所忌雖懦夫亦怫焉非然者雖悍夫亦樂聽之當是時魯有公子叔肸之賢鄰國莫之知魯人亦莫之重也伯姬雖賢不過一巾幗耳以行父之貴要晉國之强大皆樂為之趨承豈其性有所偏狥哉君大夫之所忌固

在彼而不在此也春秋詳書其事得無有喟然嘆與於此者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高氏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盟踰月而叛晉晉既執其君又一年之間而三伐其國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從晉者亦五年及楚求成于鄭鄭遂甘

心事楚蓋追怒晉之虐之故與楚侵宋同撓中國者凡二十年諸侯諰諰焉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晉實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耳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之求鄭也不以兵威而重賂之其救鄭也不攻其所必爭乃擇其弱小而無備者伐之此時之楚蓋已疲於禦吳矣嬰齊自陳伐莒必由宋魯宋魯固莒之

同盟也已不能禦又不能請於晉以偏師要其歸路豈不為楚所姍笑哉

秦人白狄伐晉

晉嘗以白狄伐秦秦即以白狄伐晉然則晉之作俑適以自斃雖與之結昏亦何足恃哉後世好大之主往往以此流禍春秋書此以為永鑒也晉伐秦稱師此稱人將卑也以狄伐夏固不待貶也晉與秦何異焉

鄭人圍許

圍許以示不急君而晉卒歸君此叔申之善謀鄭亦聊以為名愚晉而已非真不急君也匪人乘此遂改立君而叔申卒以此見殺君子咎其不慎於謀故書人以示譏夫晉之君臣非不可與言者使子産當之必有詞以折之不為此險謀矣

城中城

薛氏曰中城者鄆之内而宫之外公恃城自固穀梁

氏以為畿外民者是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不自伐而使衛侵之不欲自極於怨毒以待其求成也帥師未有書弟者帥師而書弟嫌于貳得民心矣胡氏謂與齊年同義是也來聘之書義猶隱帥師之書義更顯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五卜則三月必已三卜矣三月而郊魯之常事

惟卜上辛中辛可也下辛則直用之不須復卜或以郊雖得時未能必神之享豈違時而紊制者神反享之乎五卜何為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書伐鄭不書歸其君不與其舍服也晉將挾鄭君以與鄭市而鄭故不來於是不得已而歸之豈所謂服而舍之者乎

齊人來媵

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則三國之媵不得出於一族天子之禮如此諸侯亦可推已傳云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者是左氏自惑其説也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三國必皆同姓則嬴曹媯弋之君嫁女者或不能備矣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已丑及郤犨盟

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請受盟于晉而晉侯不與公盟既歸而使大夫盟之其無禮于公甚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既迫于晉之辱不得不捐汶陽之怨以修好於齊恐齊晉之合而軋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言出天下莫非王土逆亂

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周公之奔言出者上下均失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趙氏曰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為此會所會者曾衛而已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命攷之于經楚鄭不至宋亦不與不知何年之事誤附於此按襄二十七年於宋之盟春秋書之則此年宋西門之盟豈得不書梅溪林氏謂不書以存中國者非也或經

有脫簡則未可知明年鄭即晉而楚不問似有盟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春秋之世盟主不以王命而擅興諸侯之師者多矣

未嘗書乞即文宣以來晉已不足以令諸侯而徵師者亦不書乞也至此而書乞者汶陽之歸晉實負魯恐魯之不從已也始焉止而辱之以張其威繼則屈意卑詞以示其德一張一翕無非籠絡諸侯之術也自此遂循為故事厲公之世書乞者凡三至悼公初年猶襲其遺法而未改惟士魴一書而已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稱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是諸侯朝王而以伐秦之事請命于王也此百餘年來僅見之事春秋豈得不書然因道而往不得謂之朝既興師而後告不得謂之請命故書如京師而不書朝書自京師而不書請命文與之而實不與也晉侯為盟主不率諸侯以朝乃先朝而後會是慢王也秦未嘗得罪于天子乃後天子之命卿以報私怨是脅王也故如京師不書諸侯會諸侯不書劉子成

子實不與而文亦不與也實不與而文予之者存其名以寓實實不與而文亦不與者去其名以辨實也

曹伯廬卒于師

書卒于師者見以勞役而卒穀梁氏以為閔之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之歸自晉與元咺之歸自晉同皆恃大國以抗

其君也元咺書復者復執衛政也林父不書復者定

公尚在未與之政也定公卒未一年林父出會大夫

知獻公之禍亦其自取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人𡨋許不已猶書公子其辠不待貶而見也觀於

此益知三年之書鄭伐許為闕文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大夫不得以夫人大夫而以夫人惟公子遂與僑如

皆著其不臣之辠非徒刺不親迎而已遂恃敬嬴僑如恃穆姜其蔑視夫人固可知也陳氏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别妾姑也此非妾姑則稱氏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既逐魯人立嬰齊以後仲遂非後歸父也遂既受賜為仲氏其後因父氏而稱仲固也胡氏于仲遂

之卒曰生而賜氏與季友同於仲嬰齊則譏其以父字為氏誤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之于

晉侯欲討曹伯勿與之盟可也既與之盟是曹伯無罪也故曹伯亦得稱爵而書同盟言無以異曹伯于諸侯也則亦無以自異於曹伯也無以抑之又安得而執之大抵負芻之弒太子亦屬無據之事晉侯且

信且疑故始而盟之既而執之胥無定見徒逞其威力以諸侯為玩弄其歸于京師也既執而無以罪之假手於王而釋之也是可以為伯討乎君卒而弒太子與齊商人之弒舍同罪春秋畧而不書非弒可知故曹伯之執之歸始終無貶詞夫孅惡不孅同詞者謂罪之既明者也臯未見於經而從同同無為貴春秋矣若晉侯書爵此文宣以後之常稱以政在大夫故書爵以存諸侯非褒貶之所繫也說者信傳而不

信經以為實殺太子謬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趙氏曰楚伐鄭蓋為許也鄭昔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楚固因許而重鄭也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無怒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蕩山為亂魚石其黨也華元力不能討而奔晉欲

倚晉以討之也魚石愬而復之且以自明其無辠元亦

因而誘之以離其黨故請討焉魚石許之以為不及

已也及歸而討蕩氏國人遂殺蕩山元即不復引繩

批根而國人有口魚石能自安乎其出奔自不能止

也大宗强族蔓連株結以為梗於國元于一出一入

之間晏然而弭國患春秋約舉其概而一時禦變之

畧已可見矣元之奔晉未至而復春秋書自晉歸蘇

子由以為無懷禄顧寵之心所以能討山者於此見

之是也要以元為政不能相其君以進賢退不肖而授兵柄於匪人亂所由作非獨山之罪也故華元書出奔蕩山書殺而不去其官凡大夫而殺者不論有罪無辠皆以殺大夫為文出者不論有罪無辠皆以自奔為文無非端本之道也殺公子肥不書蓋死於亂也未必蕩山殺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而殊會者諸侯先自為會而後與吳會也當時諸侯畏楚欲倚吳以禦之而猶慮吳之叵測也故先為會以自固使吳不得而間之也春秋因而書之不沒其實葢傷其會吳而猶幸其能外吳也凡事之是非瞭然者據實書之而義自明如同一夷也楚會不殊而吳會殊之者諸侯不能外楚猶能外吳也同一吳也于戚之會不殊于鍾離相向之會則殊之者于戚則不能外于鍾離相向則猶能外之也此其得失不

待褒貶而見者也

許遷于葉

以許自遷為文與邢遷夷儀同詞然邢遷上書救邢則知其自遷者自安之也幸衛之不失所也許遷上不書救則知其自遷者自救而已傷中國之不足恃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洪範曰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魯君豫則有之急則未

也然而木氷應之者雨著木而成氷寒不在上而在下此大臣相傾軋之咎徵也劉向屬恒雨則非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自是而後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兵法利於攻瑕然亦有攻堅而利者城濮之戰先攻

右師左師而皆潰中軍遂收其卒而止此所謂攻瑕者也是時楚未甚競可以攻瑕而敗也春秋戰書楚師敗則書楚師言所戰者少所敗者衆也所以彰伯功也鄢陵之戰楚之良在其中軍晉以三軍萃於王卒敗之而王傷所謂攻堅者也是時楚已大横必攻堅而後可以懾其心也春秋戰書楚子鄭伯敗則書楚子鄭師言所戰者同而所敗者有獨重也所以徽元惡也漢光武之攻尋邑以敢死士衝其中堅唐李

晟之攻吐蕃俟見中軍五方旗而擊之卒之尋邑敗而王莽旋亡尚結贊敗而吐蕃始衄鄢陵以後鄭雖未服終春秋之世楚不復與晉戰殆亦監於此敗與

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泓之敗楚横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至鄢陵而稍挫其鋒不然楚將倚鄭而長驅中原害可勝道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高氏曰春秋書敗績者十有六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軍法於一主將楚之敗績惟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可以見楚之賞罰行而兵之所以强也按此書法與殺得臣同義已詳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以僑如之譖責魯之後期而不見此其罪不在公故不書公不得見而曰不見公譏晉也平丘以邾莒

之訴拒公而不與盟公亦不能無罪焉故不書辭公盟而曰公不與盟譏公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自單伯會伐宋以後無復書王臣會伐者晉之伐秦劉子成子在會而不書以秦晉之相攻私怨而已春秋不與其報私怨也此書尹子以主會者鄭之從楚而病中國公義所不容春秋與其仗公義也去國經年見似人者而喜晉以鄭之携貳而伐之非誠能攘夷

也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以天子令之非誠能尊王也然能以尊王攘夷為名則尊王攘夷之義尚未泯于天下而尊王攘夷之功必將有見于後世者此夫子作春秋之大旨不得已之苦心也

曹伯歸自京師

簒逆之惡人所共憤其從之者迫于勢也曹伯既見執矣無復可畏而國人請之子臧賢者絶不帶於衷内平其國以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簒逆者何

以得此於人哉曹人不以為簒逆而晉人以為簒逆則是傳之者妄也宜王之釋之矣曹伯不名明無辠也書自京師明其得白於王非徒請於晉而苟免也不書復歸曹未易君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作招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晉恃其强即鄰國之君猶逞意而執之舍之何有於

魯臣所可憾者季孫舍矣公不急歸而致辟于僑如乃聽其出奔歸而刺偃偃雖為穆姜所指未見偃有不臣之心也凶淫獲免無罪見誅屢辱於强國而不知自省徒恃區區之盟亦何益哉凡殺者不言其罪義以專殺為重也公子買則書之著其為楚而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高氏曰晉命也據左傳鄭侵晉衛救晉侵晉經不書事未必然鄭即背晉何敢與晉抗楚犯中國不過宋

衛而已況鄭乎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

會伐則主尹子單子者王命為重也盟則無所主而書同者盟非王命也如以王命盟諸侯則必受命於王都使司盟掌其載太史藏其約今於柯陵非王之所以命諸侯也故書同高氏曰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仗義以令天下也臨

川吳氏曰方欲伐鄭楚救至而即還不成乎伐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齊高無咎出奔莒

劉氏曰無咎身為卿士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而見逐亦不為無過也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趙氏曰用者不卜而自用之也前此屢卜而不從甚成公不敢復卜恐終不得郊也按成公之郊徒為夸

大而已天之享與不享不復顧也春秋書用其所僭之禮必甚於前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王命討有罪即以王命與諸侯之師可也乃使大夫乞師畀王室矣何以服鄭然鄭雖未服而三假王命以伐之亦可以振義聲於天下矣故以伐致終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公作軫 穀作蜃

十一月無壬申明係誤文公羊穀梁即誤文解之太鑿春秋月日誤者甚多以歷法攷其日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以合者之多知不合者之皆誤也又何疑於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據左氏所載則弒其君者欒書為首惡矣春秋不書而稱國以弒穀梁氏以為稱國以弒君惡甚也夫君即甚惡而臣弒之其罪無末減之理況晉厲之為君德雖不令而攘敵郤楚功亦足録即其惡之甚者莫甚於殺三郤而又自欒書導之何得宥欒書而專罪其君也攷之晉語其說原有二焉一則與左氏傳同一則云晉厲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國人弗蠲遂弒諸翼此或其實録與大抵殺胥童者書

偃也而弑君者國人也胥童刼書偃而欲殺之厲公弗忍而止及國人既怒其君書偃說之殺胥童以解於國人故書國以殺也胥童雖殺而國人勢不可止遂至於弑君於書偃固無與也故當時莫以書偃爲弑君如士鞅見逐於欒黶其怨欒氏必深矣猶言武子之德比於甘棠使誠有弑君之惡即不爲之暴揚何至頌之若此乎晉語載叔向之言亦未嘗斥其弑君惟云行刑不疚以免於難蓋謂殺胥童之事耳殺

胥童者志在免君故不亦也又云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夫弑君者何德行之可宣何憲則之能順則欒書之不弑君固彰彰矣其以弑君之罪加欒書者實始于陽畢晉語陽畢謂平公曰欒書覆宗殺厲以厚其家滅欒氏則民威矣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所謂原者原大夫趙衰也即以左氏所載攷之陽氏之先處父固黨于趙氏而趙括趙同之難欒氏實為戎首故趙嬰齊曰我在故欒氏

不作我亡二昆其憂由此思之欒氏者趙氏之深仇也陽氏為趙氏之黨故為之報欒而即以興趙當欒氏之討趙氏也必以弑君故陽氏之報欒氏也亦以弑君特因箕遺之亂而中以莫須有之事快其私憤而已非公論也不然書偃當時同處嫌疑其子孫宜同被罪乃欒盈逐而中行吳用事則何也迨欒盈以叛誅趙氏世擅晉國於是陽畢之説無敢異議欒書之弑晉乘記之矣夫子之所據者魯史也魯史之所

據者當時之赴告也原無主名則亦因而闕之雖晉乘所記鑿鑿不疑夫子不以為然不忍陷賢者於大逆也魯史亡而左氏之傳作於晉事特詳其所採纂書之事晉乘也非魯史也或曰偃之與弒陽畢不言晉乘何由及之左氏或別有據不知中行既逐之後黨三家而惡中行者以書偃同事牽而附之固易易矣左氏不辨而採之遂與春秋相牴牾千載而下竟成不解之惑試即左氏之書攷其說之所自來亦可

以渙然而氷釋也哉胡氏傳此不明其義晦翁遇其孫而詢之言文定之意以為廢之可也弑之不可夫卓子夷皐皆在可廢里克趙盾何以見書此亦未為定論故不敢筆之於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佐以𣪍叛殺之可也然為慶氏之濁亂而激於義憤非眞叛也不原其本志而遽殺之崔慶之禍自此始矣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

彭城南控江淮北達河濟亦中國之要會楚以魚石守之塞夷庚而懼吳晉其謀深矣然以三百乘之戍孤懸於外亦何能為此西鉏吾所以無憂也奔大夫復入者魚石欒盈華亥宋辰亥與辰書入以叛者志在自保也石與盈書復入而不書叛者將以亂國而復有其邑也志在自保雖華亥之入其國與宋辰之據外邑同辭志在亂國雖魚石之據外邑與欒盈之

入其國同辭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

邾子來朝　築鹿囿

書築囿始此以晉聘而杞邾來朝自謂恃晉可以威

諸侯故為苑囿之樂以鳴得意也唐仇士良曰天子

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然後吾輩可以得志

魯臣之所以愚其君者亦用此術成公勿悟而為之

大夫遂得以擅權而不返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楚鄭之伐國前書大夫帥師者多矣此書人者前軍遇晉師而即還子重未至宋也非貶詞也晉悼之伯可以不愧主盟然上之不能如齊桓之服楚次之又不能如晉文之勝楚唯數出師以敝之楚敝而晉之力亦竭于服鄭故始終書同盟而已一書乞師而後

不復書者見晉悼之睦諸侯而諸侯自樂從也始書同盟而終亦書同盟者見晉悼之數勤諸侯而無以振起其大勢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讀春秋畧記卷八